

楚文化研究

【**中文题名**】从《诗经》《楚辞》祭祀诗看北南方文化的差异(三)

【**作者**】李家欣

【**文献出处**】

【**分类号**】

【**关键词**】诗经 楚辞 祭祀诗 文化差异

【**图片**】

【**内容**】

恢弘滚壮与绝绵哀怨

就诗歌所体现的感情而言,《诗经》中祭祀诗与《楚辞·九歌》也是完全不同的。

《诗经》三百零五篇,从总体上看,情感基调是积极乐观的。那些诗歌,不论是对劳动场面的描写、劳动中人物的描写,还是对劳动对象、劳动成果的描写;也不论它的内容是涉及到爱情生活、婚姻家庭,还是涉及到战争、游宴等等,似乎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情充溢于其间。我们只需读读《周南·芣苢》就可了解一斑: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撝之。采采芣苢,薄言揜之。

和总体情感基调相协调,《诗经》中祭祀诗歌也显示出这种积极乐观的情绪来。不过,由于“祭祀”这一特殊题材的制约,积极乐观的情调在诗中并不具体表现为欢快、喜悦、兴奋,更多的则是以一种恢弘豪壮的赞美与歌颂之情体现出来。试看《周颂·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祖矣,峡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这是一首周王祭祀岐山的诗。面对着先祖留下的这份基业,周室后裔的那种崇敬、赞美、豪迈之情迸发而出。这是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是一种由山川河流所引发的,同山川河流一样恢弘而豪壮的感情。《诗经》中另一些祭祀诗,例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也都体现了同样的感情。《周颂·丰年》是周民秋收祭祖的乐歌,其内容主要集中于秋收景象的描写与献祭场面、献祭心情的展示: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廋,万亿及秬。为酒为醴,烝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简短的乐章中虽没有直接歌颂与赞美先祖业绩的词句,但丰收场面—那满眼沉甸甸的糜和稻,堆积如山的仓廩,隆重的祭祀,丰厚的祭品,字里行间无疑都示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喜悦、豪迈之情。这是对劳动成果的赞美,也是对劳动和生活的赞美,同时更是对先祖恩佑的无限感激和赞美。“周颂”中另有一些祭祀诗是以细致描绘田间耕作与作物生长为主要内容的,例如《臣工》、《载芟》、《良耜》篇。这些诗歌同样展示了恢弘的气象,抒发了豪壮的情感。比方《载芟》中对千人耕田的描写:“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祖限沮珍”,《载芟》中关于收获的描写:“乡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秬”,《良耜》中关于劳作的描写:“其笠伊纠,其搏斯赵,以薄茶萝”等等。在这些诗歌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古老的农业民族与天地自然作物质交换、情感交换的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民的勤勉努力为一方,先祖亡灵荫护下的天地自然条件为另一方,二者的配合往往显示出极为完美和谐的特点。于是,这些诗歌便自然流露出和谐、平静、欢快、甜美的乐观基调,显示着北方中原民族自认为天地宠儿的无比优越与豪迈的文化心态。

《楚辞·九歌》这一组祭祀乐歌则显示出鲜明的南方楚文化的特色。无论是写神还是写人,都时时流露出一缕缕细细的缠绵与哀婉之情。这种情调自然与整个《楚辞》的基本情调也是相吻合的。《湘君》与《湘夫人》二篇便充分体现了这种情调。《湘君》开篇写湘夫人痴情地盼候湘君,却久候不至:

君不行兮夷犹,赛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平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这里展示了这样一个修饰娇美的女子,她怀着至深至切的情感等着与恋人幽会,然而,意中之人却久候不至,她的优思与哀愁便以自白的形式从诗句中缓缓流出,开篇便为全诗奠定了忧伤缠绵的基调。诗歌继而在深沉的优思所导致的幻觉中展开,无情的现实又将幻觉击碎,在幻想的产生与破灭的意识流程中,主人公极度的忧伤与怅惘跃然于纸上。“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徘徊”,“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这里既有湘夫人忧伤至极的行为动作描写,又有她执着于情的内心感受抒写,还有她的猜测、分析、想象。人物复杂情感的基调还是怅惘、忧伤、哀怨与缠绵。这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不休的情,是一种无法排遣,无计解脱的深挚而绵长的情。《湘夫人》与《湘君》的情感基调是基本相同的,其中关于环境的描写又极强烈地渲染了一种悲伤哀愁的气氛:“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是令人千愁难解的秋景。秋风萧瑟,木叶纷飞,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感到孤独凄凉的环境里,湘君痴情地等待着自已的恋人·…·《九歌》中其他各篇在内容与主题上虽各不相同,但缠绵婉转、忧伤感怀的基本情调却显示着一致性。例如:“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大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东君》),“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痛怀”(《河伯》),“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等等。这些诗句传达的感情是那样的细腻,那样的缠绵哀婉,在《诗经》祭祀诗歌中是绝难找到的。

同样是祭祀诗,《诗经》中祭祀诗与《楚辞·九歌》却有着如此显著的情感差异,除开王室祭祀与民间祭祀的差异之外,中国北南方文化的不同特色自然是不言自明的了。

《诗经》与《楚辞》祭祀诗歌所体现的中国北南方文化差异当然不限于上述几点,但仅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化中北方南方有着不同的传统。北方中原文化尚实而质朴,南方楚文化重巫而怪诞,北方中原文化显示着先民与宗族祖先之间剪不断的亲情,南方楚文化则显示着先民与幻想中的神鬼息息相通的心曲;北方中原文化铸就了民族博大而宽广的胸怀,南方楚文化则孕育出民族深挚而绵长的情怀,北方中原文化体现着刚直豪壮的乐观精神而逐渐发展成中华文化传统的主体,南方楚文化则显示着哀婉缠绵的忧伤情调从而丰富完善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性格。而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两种主要的且各具鲜明特色的文化(当然还有更多种地域文化)的融合中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让世人瞩目的中国文化传统的。

您是本站第
1997年上网服务
鄂ICP备06017744号

位访客

版权所有：湖北省图书馆 www.library.hb.cn
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珞路45号
电话：086-27-88846080 邮编：430060
技术支持：湖北银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